癸巳存稿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癸巳存稿

(二)

俞正燮撰

癸巳存稿卷之四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坐・謂垂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坐・跌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牀。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立春。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髀。轉身拗頸。左右後引三五度。髀・尻骨・一作臗
雨水。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膝。轉身拗頸。左右偏引三五度。
驚蟄。運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迴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瞑蹲。反握兩手。抱擊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案。榻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五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手上拓。五六度。定息。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腳。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力擊各三五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聳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聳身上踊。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其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定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擊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右。右亦然。三五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右拗顧。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書聖賢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其法與易緯通卦驗脈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爲之。貴合脈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塞。但呼泗。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脣焦。但呼呼。肝病及目。但呼噓。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嘻。今喇嘛爲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備急千金寶要慈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紐。如沈手法。（其法共爲十八勢。）

兩手淺相叉。翻覆向胸。

兩手相捉。共按胜胃脘。左右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

兩手按胜。徐捩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頓。（開胸。）左右同。

如拓弓法。左右同。

以手反椎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背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胜上。（此是抽脊。）

大坐。（跌坐。）斜身排山。左右同。

大坐。平舉腳虛擊。左右同。

據地迴顧。虎視。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兩相叉。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先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左腳。以手句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稟於地。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晉王叔和脈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爲乳汁。活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候云。妊娠一月。始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澀而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之。膽主精。精成包裹。三月。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脈中精神內屬於心。四月。受水精。成血脈。手少陽養之。三焦內屬於府。六府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陰。脾脈養之。四支皆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脈養之。口目皆成。七月。受木精。成骨。手太陰。肺脈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精。成膚革。手陽明。大腸脈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精。成皮。百節備。足少陰。腎脈養之。兒脈續縷皆成。十月。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脈不在列。三焦合心包。卽

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祕。推所言膏肌筋骨。與淮南異。其實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聖惠方云。一月胎如酪。二月似果。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五月筋骨成。六月髮生。七月右動。八月左動。九月轉身。十月生。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五味。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肉。脾生鬲。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具發爲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心爲口舌。肺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故水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既成形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管子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李鵬飛三元養壽書引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膽合肝。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九月足少陰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養六十日。宋史錢乙傳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爲腎。蓋相火之義。然必指爲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黃帝古義也。若道與釋之說。則金完顏璹重陽子王喆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眞人也。其說甚鄙。餘十八日既不宜指數。且二十四月乃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卽在二十四月中。不得別餘土氣。法護譯佛說胞胎經。流志譯大寶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胞胎。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痤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

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所爲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獠民皆以七月生東醫寶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眞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坏土以四十晨故四十日成胎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四十日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今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酉陽雜俎壺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窶仙雜記云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桑維翰七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問事不休賈長頭方言云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豐人大人首及面貴長大也周書蕭詧傳云宗如周面狹長詧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不謗經詧曰卿不謗餘經當由謗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按法華隨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窈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混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

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鬢取角犀豐盈。剃眉取疏長。施朱取脣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額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卽希見。玉臺新詠梁江洪詠歌姬云。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帔。生情新約黃。戲贈麗人云。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率爾成詠云。約黃出意巧。纏絃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奉和率爾成詠詩云。散黃分黛色。熏衣雜聚香。陳後主採蓮曲云。薄落點花黃。徐陵奉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袂拂花黃。庾信鏡賦云。曆上星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濃黛直點。額上輕黃細安。劉緩鏡賦云。訝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盧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駱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淩波拾翠通。梁鍠觀美人臥詩云。落釵猶置鬢。微汗欲消黃。韋元甫木蘭詩云。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賀感諷云。眼逐春瞑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梅有贈云。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蝶詩云。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偶題云。紅垂果蔕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一言口一言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曆。黛梅山兩點。他如黃粉楚宮人。芳華玉刻麟。撲蕊添黃子。臉上金霞細。蕊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如塵。鴉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撫言裴餘慶游江云。滿額鵝黃金縷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

柳枝詞云半額微黃金縷衣崔液踏歌詞云翡翠貼花黃又蜀牛嶠女冠子詞云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宋陳允平酹江月詞云暈額黃輕塗腮粉豔周邦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密四字令詞云眉銷睡黃春凝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水龍吟詞云沈水全熏巢絲密綴額黃深暈邵亨貞沁園春詞云有喜先占長頻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羅香詞云凝素靨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蓋花黃者濃淡相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鬢約黃者安於額黃子者星月形又有靨黃酉陽雜俎云近代妝當靨如斜月曰黃星靨李賀御溝水詩云入苑白泱泱宮人映靨黃又有眉黃周書宣帝紀云婦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宋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彧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使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紅吻謂之佛妝孟琪蒙鞿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元楊允孚灤京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案佛面色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香采色塗額從所尚也南北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宋人或有或無南宋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遼金蒙鞿爲禮異元人徐賁詠妓云鬧裏分鬟綠粉蕊間眉黃明時據楊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是古黃妝遺法他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緩鏡賦殘黃改作殘粧蓋不見其制因失其義

舌長說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藝文類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案舌長所以壽且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淪

入噎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能及鼻者。由稟氣盛。噎內者能助外。故宜壽貴。其本七寸。亦及鼻而止。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迴向。願一切衆生得覆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眞實。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乃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世尊從口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舐舌。自覆其面已。告五仙人。若有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否。普曜經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否。佛說梵摩喻經云。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帀。沒於頂上。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輭紅薄。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爲貴。亦不當過鼻。轉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爲實相。後忽覆面。則神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餠狀。引之至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幻。不獨佛也。泊宅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肢。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肢。比之常人則已爲長矣。甕牖閒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舌可以及肢。後見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舌長爲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廣。至覆兩耳。則口不能容。以此爲能。卽是妄語之證。佛本行集經向菩提樹品云。夜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叉。僧徒誤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衆生得輭薄舌。恒受美妙淸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本行集經魔怖菩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葉。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記感應載錄異記云。王法朗舌大

而長。夢老君爲翦其舌。亦以便言也。詩言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褒姒不賢。褒姒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卍音萬字。蔡京亦有之。容齋三筆以爲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心開

淮南子云。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言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目明心開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温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言得展所長。目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苔東平王詔云。心開目朗。王常傳云。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異苑云。鄭元夢人以刀開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聞君奏琴。心開神悟。晉書虞溥傳云。作誥曰。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開俱言神王益智。

蚤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臥。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臥晚起。必待日光。此無事業之人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臥晚起。廢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爲齊文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見。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亦驕

盈衰敗之象。宋史周王元儼傳云。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易說苑云。盛于彼必衰于此。長于左必短于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臥不及疲。不欲起晚。不欲多睡。然則臥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來時經。東晉譯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衞國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犂先泥十夢經。並云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實。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減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止言百二十歲。其言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知其時尚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陵于吉皇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邵雍於道藏飫聞其說。所謂前編外紀。儒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之道古之彥乎。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嫮嫮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傅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蹤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藹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妻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爲陽妻者

棲也。棲定是陰昏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爲齊、明也。儒說御妻爲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質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婦人至母家

儒言古婦人嫁後歸寧。此外無至父母家者。或爲遠嫁異國者言之。儀禮士冠禮記云。入見姑姊。如見母。韓詩外傳云。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謝也。新序雜事云。可因姑姊叔父謝也。姑姊可在家。何云婦人不至母家乎。葛覃正義引鄭志云。大夫妻以下。父母既沒。亦歸寧。不得用王后諸侯夫人之義。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猧兒吠。疑是蕭郎至。劉鑵下香階。寃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劉鑵步香階。手提金縷鞋。蘇軾減字木蘭花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鬢雲鬆。羅鑵劉。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鑵劉。金釵溜。和羞走。倚門迴首。卻把青梅嗅。以手提鞋語證之。則劉鑵是大腳不履。僅有鑵耳。劉如騎劉馬之劉。草堂續集、詞品、俱載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綉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鞋鴛小。翠鬢蟬輕。王觀慶清朝慢云。結伴踢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鴛。又云。不道吳綾繡鑵。香泥斜沁幾行斑。以平頭鞋小語證之。則小鞋是淺幫窄底方頭。與圓頭高底禮鞋別。婦女便履也。均爲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蜀毛熙震浣

溪沙云碧玉冠輕裹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鞋宋鄭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韈行花陰所謂鞔弓韈一鉤者如今靸鞋包底尖向上弓曲故鞔弓言弓底謂底如弓弭向上韈亦似鉤矣宋時實多裹腳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纖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人束腳纖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腳纖而不直可悟弓鞔名義矣今詞人言婦人足牽引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爲慈威如爲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爲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曰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曰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

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陸放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穉子忍寒守蝕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熒蓮勺鐙.稚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遹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鴛囀木.畫窗浣壁誰忍嗔.啼嘻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于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建子振孫登千峰榭詩云.二稚慧堪憐.猶賒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嘲癡絕.兒曹尚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埽未盡.鐙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鐙下晚飧示子遹云.遹子挾册于于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歆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共一鐙.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短鐙檠.示子詩云.老饕簡編猶自力.夜深鐙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尚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卽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

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放翁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鑠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稚云義理開諸孫閔閔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尚冀得一箇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遄歸喜逾初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瀆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雞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爲難荀子致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耆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又云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之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訽遇之譙訽遇之則亦譙訽報人又況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虞書扑作教刑在典刑中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寇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言刑也其不率教當罰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

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守第五倫署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是業師不自行罰。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爲。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卽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嚴、敬也。言敬師爲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宥坐。孔子云。今學曾未如胕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己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出舍就傅。竭財盡禮。師道以辟焉。穀梁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爲不少矣。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不隨師則陷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閑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諺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是謂之嚴。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謚法。溫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師。清波雜志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爲主。豈宜闊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也。釋道亦必有師。其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

師取給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當混而同之者。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爲師。曇謨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天下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然神曜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道師俱異。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國語欒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爲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鼈。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愼辭令。疾趨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爲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瞽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

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爲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甕牖閒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爲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誥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爲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蓋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爲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甕牖閒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餼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門客正義

晁氏客話云。王荊公教元澤讀書。求門賓。須博學善士。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曹冠教其孫讀書。曰門客。避暑錄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閒人一條云。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閒人

德茂求館客。德茂自言作門客牙。教讀人宋時所以謂之門賓門客館客者。其義蓋古。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卽在門塾。鄭注檀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屋箋云。大具食我。不用門廡訓者。詩序無爲師意。師居門廡也。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牆曰序。堂門道曰闈。有門闈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漢書孫寶傳云。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曰。君男欲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憲謂仲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黃譲署咸戶曹史。召入授其子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譲遂遣子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之。北魏太平眞君五年正月詔。今制王公卿士子息皆詣太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身死。生人門誅。蓋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泰州周惠戍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爲子師。薦曰。召役則可。若以爲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贄焉。蓋來學則學徒爲門人。往教則師爲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春秋勸學篇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蓋古者道術書卷皆有傳授。惟君學官當往教。此外無爲他人門客者。曲禮、呂氏春秋、皆譏往教。蓋未爲太學國學博士爲師者計。而但以詆私家門客。門客又難得佳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音詞鄙陋。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北齊書

元文遙傳云。文遙子師盧思道。文遙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而白擲劇飲甚得師風。唐書李忠臣傳云。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贓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松窗雜錄云。張燕公家教授書生通於侍兒。擒得姦狀。將窮獄于京兆。山房隨筆云。張倅家繡養娘遞羅帊子與館人劉啓之。倅責劉。即日遣出。劉作詩自明。墨客揮犀云。有舉人因許懷德乳母求爲館客。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隱居通議云。南豐劉氏前街汪姓。因田事建醮。館客撰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館客慌忽見一將吏問之曰。九土是何等語。擲其面目。自是頭不正。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云。太子八歲。召毗奢婆密多羅爲師。太子將升學堂。毗奢婆密多羅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即使其身忽從座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慚。據齊僧佑釋迦譜。此師爲跋陀羅尼漢言選友也。明馬愈馬氏日鈔云。京師姚生爲門達館客。自刻私印曰錦衣西席。此皆門客之不自重者。門客又居險地。魏志袁渙傳注引魏書云。穀熟長呂岐署朱淵爲師友祭酒。不受署。岐杖殺之。渙爲梁相。教曰。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所論者邑長且殺師。則王侯之師可知。漢書言楚王戊爲太子時。不好學。疾其傅申公。戊立爲王。乃胥靡申公。廣川王去年十三四時。師數諫正。稍長。則逐其師。後又殺其父子。晉書杜錫傳云。愍懷太子豎針著錫所常坐氈中。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云。擯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蓋富貴所行如此。其他強悍者。還冤記云。晉時孔敞使二子師孔基。二子兇很。趨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二子殺基。周書

字文護傳云母閻在齊與護書曰吾共汝在受陽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急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宋史馬仁瑀傳云十歲時就鄉校輒逃歸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怒夜潛往放火燒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又爲師儒之官者舊唐書良吏傳云陽嶠爲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等爲學官時學徒廢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相率乘夜于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官師嚴則被毆私家博士多至喪命又或主人暴肆雲溪友議云杜琮爲節度使宏詞李宣古陪琮諸子硯席宣古多侮慢琮使臥於泥中欲辱以櫝楚夷堅志云觀察使張淵家居時杖館客馮元起逼令飲糞避暑錄話云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盧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頓取杖命左右擒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亦可危矣古之命師又有異者呂氏春秋孟冬篇云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魏書穆壽傳云壽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又或學徒自能抵距其師北齊書彭城王浟傳云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曰今後宜更用心浟時八歲正色答曰人論才具何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盧景裕傳云高歡獲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詰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卽浟兄弟也其誕謾如此而待門客之禮古又最簡南史謝靈運傳云時何長瑜在方明處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

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魏書宗室欽傳云。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高。高素滑稽。答曰。凡人七日絕粒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遁逃。去食就信。寔有所闕。欽乃大慙。五代唐家人傳云。秦王從榮傅從容規諷。榮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而竟日不召。亦不得食。趙善璙自警編儉約云。汝州趙守請李若谷爲門客。而守尤敬韓億。韓至則食設肉。李戲簡韓云。久思肉味。請君顧訪也。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滁州一先生。以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訟於句當鎭事王向。宋史洪皓傳云。金陳王悟室使皓教其八子。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是古之門客。或飴以下客食。或食例不給肉。或五日不給食。或竟日不給食。或不與束脩。文選注引劉璠梁典云。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邵氏聞見前錄云。范蜀公爲舉子時。在知成都薛簡肅府。與子弟講學。乘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師也。太平廣記載玉溪編事云。舊蜀王嘉召一經業孝廉仲庭豫教授諸子。以還金火箸事。竟以賓介相遇。則其初周旋禮節。教讀門客本無賓介相遇之法。宋人澠水燕談錄云。眞宗晚坐。召學士。既退。使宣諭。適忘御袍帶。勿訝。學士降謝。中人曰。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歸田錄則云。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偶不御袍帶至。令入謝。俟上入內解袍帶後出見之。以爲定制。教授例與學士諸臣別。亦奇例也。至宋人則以門客爲下品。孫公談圃云。藝祖少從陳學究爲學。學究時時開諭使容人。後從趙學究。及踐位。而陳居太宗南衙。藝祖怒。太宗遣之開門館于陳村驛舍而死。蓋自上行下效如此。門客又自古多無良。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云。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讀書。百年嘗作

數敕字。德胄封以奏武成。乃斬百年。大唐新語云。崔宣家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通于告宣者。宣家丨擒之。金史完顏匡傳云。章宗年十餘歲。顯宗曰。典教幼學。須用淳謹者。以匡爲之。章宗崩後。匡構李妃置妃死。絕章宗嗣。夷堅志云。婺州巡檢館客田全璧。本江林氏館客黃生。皆有小卷揭册。疏主家陰事及日月。爲訐告具。能改齋漫錄云。開封富民楊氏家館客與其女通。致其女爲尼而死。白獺髓云。永嘉人鄭復禮爲知高安孔煒門館賓。盜煒女逃。事發。編徒至正雜記云。戴用少時延一師。好爲人作訟牒。其父却之。乃自匿。令家人誣告用圖其經義害命。後迹得之。事始白。野獲編云。萬曆二十一年。閭門宋姓延一餘姚塾師。其妻與通。遂共謀殺夫。官論塾師大辟。而宋氏一門俱滅。又云。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餘姚人也。受李氏恩豢久。如松征倭之在高麗者。龍光上急變言如松私與倭和。上命訊之。無其事。乃立枷龍光死。儒風掃地盡矣。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化鎮總兵許國柱奏。二十三日卯刻。城門不開。緣口北道年裕署中教書之人乘夜逃走。徧城尋覓無蹤迹。分付今日城門不可早開。四年十月十二日上諭八旗云。若果讀書之人。何不出仕。乃在各處教書爲業。使所學果優。亦必不能掩也。且現在教書之人。俱係毫無所能。希圖餬口之輩。必有借此營謀射利而妄爲者。爾等甚宜留心。將伊遠之。諸事防閑。勿爲所欺。八年正月十三日上諭云。依人訓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文理。窮困淹蹇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僞爲剛方正直之概。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爲端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多矣。嘉慶十四年六月。有戶部郎中劉洋家馬先生

訐告主人案刑部訊明定罪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之事如此儒生議論不能一也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意故就經生所未通獺祭類林所未詳者爲之正義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將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醒云世主惽惽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爲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生爲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爲有齒爵者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趙岐注云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齊策孟嘗君云三先生高誘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老成之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云耆艾而信可以爲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橘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最爲老師如仙徒稱郗鑒爲老先生是也同爲師儒則

年長者爲老先生。漢書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少言之。或又推老師爲太老先生。何氏語林云。唐元亨卒。門人私謚曰太老先生。是也。老先生先生或止稱先稱生。史記鼂錯傳云。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傳又云鄧先注猶曰鄧先生也。匈奴傳云其儒先。裴駰曰。先、先生也。二文漢書俱作生。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叔孫通傳云。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叔孫先、叔孫生、皆叔孫先生也。漢書高帝紀云。以魏地萬戶封生。注生、猶言先生。貢禹傳元帝九稱生。皆先生。賈誼傳云。諸生於是以爲能。卽諸老先生。漢書列傳三十六贊云。桓寬曰。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生上當添先字。非矣。先生稱先稱生。弟子亦稱生。後漢書延篤師請篤延生。鄭康成師稱康成鄭生。以博士稱先生。故有經業皆曰生。受經曰經生。入學曰學生。在門曰門生。漢初九流待詔皆曰先生。衞宏漢官儀云。博士稱先生。以其九流中有學業。文帝稱賈誼曰。吾久不見賈生。武帝謂東方朔曰。先生起自責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薦紳先生。漢書路溫舒傳云盛服先生。後漢書儒林傳云。服儒衣。稱先生。褚先生續史記。自署先生。以其官稱之也。先生亦父兄稱。生徒有弟子名。故師同父兄稱。莊子讓王篇。列子妻稱列子爲先生。列女傳黔婁妻稱黔婁爲先生。是夫亦同父兄稱。以其在家爲長也。術士亦稱先生。史記蔡澤稱唐舉爲先生。淮南人閒訓。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吉祥也。（列子說符篇。先生作孔子。）南史吉士瞻傳。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是也。莊子人閒世。匠石弟子云。先生不肯視。是工匠亦稱先生。道士則從古以道術稱先生。江淮異人錄。盜稱聶尊師亦曰先生。又耿先生。則女冠也。今瞽者曰先生。女瞽則曰女先。稱謂繁雜。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寺云。養德郎

園聲實明著。謚曰先生。梁元帝金樓子序自署先生曰。余於人世爲不賤矣。皇甫謐陶潛王通孟郊胡瑗及程朱稱先生。皆表異之。宋史謝絳傳云。奏言近世不逞之徒。託言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此又山人墨客之依託者。與夫猥雜之稱。矜張之論。皆不足道也。

白

冠服有章采。惟喪則用白。所謂素無章彩也。三統尙白。自有章采。常服亦采緣。禮曰。白者。孝子之有素心也。衰用粗麻。色近緇。緇、白與元之間色也。元、與神交之道也。故齋用元。梁陸法和知元帝將敗。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周檀特師傳。則魏文帝喪。周文布帽。夫人及兒喪。白絹帽。絹者。古之錫。布者。言不染。則本白色。周官保章氏五雲之物。注云白則喪。疏言此據陰陽書。是有天道焉。古屋美曰白屋。管子輕重丁云。表稱貸之家。塗白其門。高其閭。後世則貧家曰白屋。貴人有喪則白屋。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白布幕。素裏。漢書翟方進傳云。柱檻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檻、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闕以白堊。易元幙以素幬。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謐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成買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胡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黏紙。及席門席棚。禮終則去之。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範。收養親戚當慮後患一條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孫不肖者。不可不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肖子孫妄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囊篋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監而云然。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齋至正雜記直筆四卷。署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著。蓋溧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人愚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贅非贅。又分田少。竊公堂資。離間骨肉。反詡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歆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論書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爲誡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擾母家。顏氏家訓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怨生。虐婦則姊妹讒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諺曰。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女必爲人婦。久之卽爲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爲可歎也。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欒書將中軍。其子欒鍼爲公右。公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書爲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輸力王室。其子黶不能保任其

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黜之罪。臣戮餘也。盈述書勞。乞憐常態。伉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黜也。黜也。則倫常之醜。至欒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耦無故名督而暴其惡。亦天地閒戾氣所鍾。冒父以求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夢感

墨莊漫錄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吾本欲杖汝脊。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愕而退。此知州聰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闕下。昭睿聖順皇后得疾。召留孫祈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髯白獸。行草間者。卽所祀漢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由禱得之。非如揚州道士橫相干也。超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見倚牆有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跏趺坐。公憑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屢目公。公輒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宋王銍默記。言宴臨淄守陳伏暑中思江南盛冬烘柿。李宗易以術致四大食合。宴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自言宰南城日。不識白玉蟾。謂妖妄之流。何可使及吾門。近陽湖孫君星衍不肯供佛。言其鄉鄭鄤之禍。由其父信仙佛。遺禍至酷。不與溫體仁事也。

門地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云。聖人生庶人。論衡云。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此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徵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所感。左傳云。部婁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護兒兒作相。世男兒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蓋輕薄之詞。左傳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言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北齊邢劭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言門蔭子弟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田叔列傳云。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張端義貴耳集云。張浚開建康幕府。取幕客命與術者推算。皆非貴人。浚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無三五人宰執侍從。如何成功。此言門下士也。

朝奉

徽州人稱朝奉。讀書人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卽員外階。夷堅志稱富人爲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復。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琉球築登之親雲上。從七品。築登之正九品。築登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爲某地築登之座。亦古員外意。徽州多唐宋舊族。古言未改。朝奉孺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詩。是宋時語證。

俗稱

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記季布傳云季心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枚乘七發云遠方交遊兄弟後漢書趙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魏臧洪傳云洪見紹呼張陳留爲兄（袁紹呼張邈）則府君亦宜爲弟（謂張超呂布傳注英雄記云布名備爲弟又引九州春秋云諸將共飲食作弟兄公孫淵傳注漢晉春秋云權謂淵使曰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蜀志關侯傳注引蜀記云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金千金雲長驚謂晃曰大兄是何言也晃曰此國之事耳呂蒙謂魯肅曰大兄何見事之晚乎又馬騰韓遂結異姓兄弟晉書載記涼張祚與張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爲異姓兄弟北史元文遙傳云文遙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內狀勘老兄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王季友詩云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生經云向獵師索鹿肉曰惟兄施肉令弟得食報以偈曰此人爲善哉謂我以爲兄其詞如支體便持一膊與白居易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又云攜將小蠻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訪老陳

稱名

婦人謂嫁曰歸趙策云太后嫁女於燕祝其毋返故古人謂之歸善頌善禱之義也以母家言之則曰出嫁故以其所生者爲外爾雅釋親云母之兄弟爲舅又云謂我舅者我謂之甥姊妹之子當曰外甥也釋親又云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則經師纂集不足爲據左傳陳、我周之自出國語姬氏出自天黿（謂姜氏女）出自自出以母姓言之非甥名也釋親又云妻之兄弟姊妹之夫二人相謂俱曰甥如此又當相謂爲舅

耶。劉熙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承謬飾非矣。今稱曰舅。母之兄弟曰舅舅。（世宗憲皇帝上諭。亦曰舅舅隆科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妻之姊妹曰姨。（詩。邢侯之姨。左傳。蔡侯謂息夫人曰。吾姨也。）母之姊妹曰姨母。（世家索隱。）舅與姨者。夫答妻之稱。婦稱夫之兄弟姊妹曰伯叔曰姑。故答之。一曰夫婦之間。降就子稱。穀梁春秋。齊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女人稱謂貴重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遼清寧四年鐫經記碑。稱刺史子婦司徒娘子耶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憫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蓋娘子以稱內主。其閨女則稱小娘子也。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爲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爲昭容。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至皋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蓋初譯時以娘子爲一家尊稱。六朝唐人相沿。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俚。不知其託意至高也。宋曾慥高齋漫錄云。王安石在金陵。貽老姥病痞藥。老姥酬以麻線一縷。曰。相公好將歸人事相婆也。安石好受之。婆因公生義。如言周公周姥。又公婆公姥對。娘子郎君對。乾州唐乾陵有石刻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郎君是奴稱主。知娘子亦奴稱主也。

姬姨

姬者。美女之稱。漢書文帝紀注師古說通。蓋自周時人皆以王姬爲貴。女子美者稱姬。猶男子賢者稱君子矣。君子之義。家語云是成其親爲君。禮則云君子之子。或王肅及見佳本。未可非也。君子不必是君

之子。姬何必定姬姓乎。如淳曰。姬音怡。蓋古音。或曰今姨娘是姬娘。此卻不然。母之姊妹曰從母。今曰姨。貴妾呼姨。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卽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其意美矣。

大人

燕策云。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賈子新書云。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加之惠。大人對嬰兒之稱也。召誥云。有王雖小。檀弓云。公幼若方小。小對大之稱。潛夫論考績云。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大學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甕牖閒評云。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

出夫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按娶妻故有出婦。贅壻則有出夫。太公汲人。避紂於東海。爲贅壻。又被出耳。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卽寡與獨亦兼男女。惟女不稱鰥。嫌夜思人道也。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注云。偏喪曰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正義云偏喪之寡婦。則望文爲訓。後漢書劉翊傳云。嫠獨則助營妻娶。注云。無夫曰獨。按此傳文。獨當屬男。管子云。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則獨亦兼男女矣。

嬭母

嬭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恩倖傳云。陸令萱鞠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嬭。阿嬭之稱。又爲尊矣。非乳母

之名也釋藏賴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嬭母宋敏求唐大詔令二十五有贈嬭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諱法舊事

諱自周有之南朝有觸者必流涕而起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假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代官名不得犯名冒榮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制中疏議云父祖名衞不得於諸衞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衞公諱吉不受周衡謁衡詰以賈山家不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載一條衞公語王起云姚頠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周謁非爲偏旁周說誣矣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成三年二月癸未貶工部尚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爲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連假鄴就位差延州文紀言候鄴還終請換曹鄴自經死故文紀貶亦偏旁事也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張端義貴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倡新至文仲問其何來答言因求一椀飯方到此文仲怒其及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兒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蓋是作僞金史白華傳云孛述魯久住入宋謁趙范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花其惡豈足倡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人不書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濟諱和一座百犯子姓辛苦無聊蕭詧傳

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事於如周疑爲汝州官稱爲汝州如周怒曰爾敢呼我名其人曰祗言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事云王攸子亮爲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巑之犯亮諱亮啓代之巑之造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攸若無骸尊旁犬猷若犬旁無骸尊猶若有心悠若無心攸乞告示亮下牀跣走周密齊東野語記一事云宣和中徐申知常州一邑宰言前有三狀申府未報申怒責之邑宰曰今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報方休言畢長揖退此可舒憤懣者也

癸巳存稿卷之五

會通河水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今東昌至臨清入衞爲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閘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鄉官名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淸六分北行於元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淸接衞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勢南趨謹閉柳林閘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以地勢言也朱國盛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閘功湖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宋與梁山濼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漕河志同則專指汶西湖身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東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馬踢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圍植柳以防侵地盜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閘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十里東至大晏橋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爲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則云周六十里運河備考云馬踢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東通志則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

堤周三十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爲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閘。泄水入牛頭河。是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閘。爲下閘。其南十里柳林閘爲上閘。自北十里閘二十七里。至袁口閘。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閘。閘河西舊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閘四。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爲水櫃。時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里。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經言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閘址。故濟所道。或曰。溝卽汶水。注之長直溝也。順治七年。湖以黃河漫淤。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議復之。十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測湖地卑於會通河地。非甚泛濫。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隆十四年。定仞墾升科。又自安山閘北三十里。至戴家廟閘東岸。有閘泄漲及西岸坡水。坡卽水經注波也。自戴家廟閘北四十五里。徑壽張之沙灣東阿之張秋。抵陽穀之荊門上閘。自坡水北至張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兩派。統爲北清河。其趙王河上爲濊河、賈魯河。賈魯河由儀封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閘。入會通河。沙河上爲清河、瓠子河、魏河。魏河由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斫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滾水壩。及五空橋。泄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爲大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按古濟瀆。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遷徙不遠。其故道皆是。水經注引王莽時濟流絕。但言滎澤一處。非謂濟水都亡也。杜佑通典。橫謂清水非濟。言地理者酷信

之。羅泌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濼口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乘。以地高下計之。證濼泉非濟。其論通矣。濟過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錐指所謂貫漯水舊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錐指亦未能詳也。沙灣東岸有挂劍臺、曹家單、薄葦河頭。爲歷年黃河決流所經。尋覽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囊土。沈石壓埽。費帑愁人。既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車徒接於故瀆。糧艘在陸。舟子步嬉。卽又閉閘築堰。修堤置堠。工畢樂成。著詩金石。視事考文。俱成典故。張秋西接濮范。金隄南捍。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昌五年。河瀆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卽此也。其東北魚山。卽漢孝武宣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册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薛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歟。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數潰。衝曹濮。宋金河決陽武後。由濟泗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閒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賈魯、瓠子、及荷澤水之行於濟故瀆者。亦未能絕。明宏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焉。蓋張秋沙灣古兼河濟二瀆。自黃陵岡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荊門上閘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閘。城東南龍灣西岸。

漯河由南進水閘及永通閘涵洞。入漯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縣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爲湄河、鳴犢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地。至霑化大洋堡口入海。山東通志。龍灣有三空橋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禹貢錐指云。漯爲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漯。則西漢末至北魏之漯川。今漯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閘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土橋閘。其魏灣西岸中閘口。及元谷涵洞。納馬頰河水。馬頰無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減水閘滾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灣則東漢以後水經之大河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灣則定王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縣鳴犢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爲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宏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永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又爲古屯氏河。其漯河、馬頰、徒駭。皆非禹名。朝城之漯。窪水聚流於晉故渠耳。徒駭爲土河音轉。馬頰則水經注篤馬。禹貢錐指云。唐馬頰河出澶州清豐界。東北流至平原。合篤馬河。卽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今東阿之馬頰口道也。自土橋閘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清甎閘。又二里。至板閘。博平北爲清平地。清平北卽臨清。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清陡峻。數壞舟。明宏治時。白昂於甎閘南置板閘。劉大

夏成之。出閘爲衛河。衛出輝縣百泉。經新鄉、汲縣、淇縣、濬縣、滑縣。湯陰、內黃、大名、元城、館陶。一名淸河。從淸漳名也。又曰御河。隋征遼道也。又曰永濟渠。衛納小丹、出河內丹谷口・其大丹由沁入黃・小丹自石斗門・分流修武・獲嘉・至新鄉合河鎭入衛・北經大名・至武邑・入滹沱・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十一衛河考因之・誤・北流乃滏水・非漳水別流也・洹、湯、淇至館陶合漳。漳出長子。曰濁漳。出平定州舊縣・樂平者曰淸漳。至臨漳縣合流。水一自臨漳明會典言漳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滄州、靑縣。納滹沱河。由靜海至天津三岔口。東入於海。糧艘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閘。今爲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淸。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測與濟寧太白樓岑齊。南旺至臺兒莊。地降百十六尺。全河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淸。地降下九十尺。其自分水口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閘。徑嘉祥東。又東南徑馬場湖西、鉅野東。又東南徑濟寧西。納洸水泗水。又東南徑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徑沛縣東北。又東南徑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曰南陽。曰微山。北曰獨山。實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頭河、坡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徑嶧縣中歷八閘。又東南徑邳州今治・西納沂水。其北曰駱馬湖。又東南徑宿遷北。納泇水。又東南徑桃源北。又東南徑淸河今治・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黃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黃河。然去淸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淸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居淸口上游。恐病淸口。乃

改而東南。爲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

高家堰

淮舊合泗處曰泗口。後合河處曰清口。清口上流曰洪澤湖。淮不敵河。則上流溢。又開封歸德徐州黃河南岸決。入淮歸湖。則漸淤。益溢。多東決。又自淮至楊管家湖、射陽湖、白馬湖、汜光湖、石臼湖、甓社湖、武安湖、邵伯湖。皆在淮水東南。爲湖漕路。皆築隄水中。爲甬道以行舟。淮溢則壞甬隄。隄東爲下河州縣九田廬。皆淹。明永樂八年。陳瑄督湖漕工。初。漢末曹孫各務屯田。廢郡縣。置典農。建安五年。陳登於淮東岸築堰。瑄因增之以固淮。時謂之高家長隄。以其地舊爲高姓所居。嘉靖時。總河曾鈞奏。猶謂增高家長隄。而於下繕新莊閘。至萬曆時。總河潘季馴兩河議引府志。則謂之高加堰。志注云。高加者。爲護運道井邑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是萬曆以前士人謬說也。加高非長策。史志傳止作高家堰。是也。洪澤湖於古爲淮浦縣。後漸汜爲洪澤鎮。爲淮水所蝕。浸淫成湖。遂合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並爲一湖。而昔之淮浦富陵兩縣。泗州一州。總爲大澤。不得不以堰爲重。堰起東北武家墩。而南經大小澗至阜寧。其時高良澗大。澗口多決。萬曆三年。高家堰決六十里。七年。補築城十九年。易以石工。匯七十二溪之水。留口門一。僅數丈。二十三年。高家堰又決。兼決高良澗。時張企程請無修高家堰。而於堰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注海。於堰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而由窎灣閘出涇河。入射陽湖。注海。議不全行。二十四年。築高家堰成。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泄水

入海。其支流入江。國朝康熙十五年。黃河入洪澤湖。而高家堰決三十四處。十六年。以次塞之。二十三年。靳輔以爲河盛則淮漲。因以病運病下河。因請建黃河南岸之礓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減水閘壩九。其因山根岡址鑿爲天然閘者七。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蓋以清口淮不敵河。因於上游減河流入淮以助淮。則清口河淮平。又以上游河多決溢。不能制。故爲此權宜之法。而淮之洪澤不能不淤也。二十五年。修築高家堰隄工萬五千六百餘丈。爲淮之東南岸。南起泗州老子山。迤東北百五十餘里至清口。其北岸抵御壩。又於堰立三壩。其周橋高地。就爲天然壩以接堰。堰成。淮出磚工口。口外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爲回溜。東南入運。外有汰黃堤以禦黃。後又添築順黃隄。乾隆十六年。拆轉水墩。湖北立束清壩。河南添禦黃壩。於堰之三壩增二壩。爲仁義禮智信五壩。立水誌八尺五寸爲啓閉。補周橋堰後。水誌高一丈八尺八寸。後高二丈。嘉慶九年。移禦黃壩於北。退束清壩於南。修復毛城鋪以下減閘。又開虎山腰。減黃入淮。中間十年義壩壞。十一年十七年禮壩智壩壞。仁壩義壩亦壞。乃改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南。以次稍南。皆開引河。入蔣家壩。河出寶應湖。二十三年。束清禦黃各增一壩。爲重門。道光四年。高家堰決。復修之。十二年。改信壩於九堡下夏家橋。

泰山

史記正義引道書福地記。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漢官儀云。泰山高四十里。郭璞云。泰山高四十八里三百步。泰山道里記云。明張五典度量泰山。節次平水計之。高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爲三百六十八

丈三尺四寸。小滄浪筆談云。以測望置算。比城中試院地高四百七十七丈九寸又三十一分寸之一。

封禁山說

陝西封禁山爲終南裏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鄜、武功、盩厔、鄠、咸寧、長安、藍田九縣。分段管理。謂之老林。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間。以金川軍報開此道。較舊驛爲近。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內地。斫伐老林。墾田設營。五年四月。於五郎廳地方立寧陝鎭。設總兵。置墩汛。老林量漸斫伐。地畝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區。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時由今鉛山分水關置驛。入今崇安。由今廣豐柘陽關置驛。入今浦城。其崇安鉛山之東。浦城廣豐之西。空棄銅塘山箐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明正統時。處州賊葉宗榴據之。永豐知縣追捕。遇害。總兵戚繼光討平之。遂禁治。設隘置汛戍。其地曰銅塘。曰張灣。隘曰楓林隘。萬曆時。議開治。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竄入山。姦民請采木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查風景山亦書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搜查山中。並無藏匿。雍正三年。江西巡撫奏封禁山事宜。上諭云。若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心。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今封禁地漸縮削。戶部例封禁者。銅塘山中零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大小南田樊嶼鵝鴿頭大佛頭大月嶼箬魚山等處荒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爲廳。而湖南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場。以民猺爭墾封禁。蓋封禁地由外墾入內。則不慮藏姦。而材木地畝。民得其利。梁書顧憲之傳云。時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樵采。憲之

固陳不可。卽命無禁。此今賓城涇石埭地。富庶文秀。地當就近人者以次墾之。則有利無弊。往事其明證也。

北海

初以中國不見北海。祭北海神於濟源。康熙二十五年。改望祭於吉林混同江邊。乾隆四十三年。改於山海關。

熱河

睿親王於順治四年七月丁卯。奉駕出獨石口。至上都河。至喀喇河屯。八月乙未。還京。在前代爲朵顏衞地。永樂時棄之者也。卽今熱河地。時議築城加賦。順治七年十一月。王獵于邊外。十二月。王薨。遂停止築城事。聖祖御製孝陵聖德神功碑。言停止邊外城工。指熱河事也。康熙十六年。駐蹕和爾和克必喇及喀喇河屯。在今灤平縣北。今山莊西南三十五里。後屢展圍場。喀喇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計牧地上供。均得厚賞。四十二年。建避暑山莊。五十二年。築城。京城往還由十八盤嶺。後乃改由常山峪。雍正十一年。置承德州。乾隆五年。設熱河道。七年。罷州改廳。移治喀喇河屯。四十三年。置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廳爲灤平縣。爲府治。以四旗廳爲豐寧縣。八溝廳爲平泉州。塔子溝廳爲建昌縣。烏蘭哈達廳爲赤峯縣。三座塔廳爲朝陽縣。五縣一州。仍舊廳時同知通判衙爲知州知縣。屬於府。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設都統。增四廳理事司員。則平泉朝陽建昌赤峯地也。道光八年。承德放照鎭迪道例。事務俱歸都統。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八寫本。卽菽園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直隸人。蓋菽園本氓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采用之。是洪武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卽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可知。明詩綜。吳伯宗下載靜志居詩話云。嘗購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隸止二人。蓋沈與朱兩家所得試錄。皆洪武六年以後轉寫失眞者。沈朱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金濤。治春秋。字仲恬。而此本二甲王誼。鄧州人。下云寓靖江府。三甲秦亨。貫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籍。治詩經。授登州府黃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開封四字。後人以亳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亳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亳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六年改屬直隸中立府潁州。宏治九年。復升亳州。屬直隸鳳陽府。然則亳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府。是年直隸實無一人也。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宋史梅山嶺傳云。熙寧五年。潘夙蔡煜喬執中章惇等收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築武陵城。關峽城。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西北爲新化。東南北則皆安化地也。檢宋志潭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寶慶府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置新化。屬邵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毛漸傳云。漸知寧鄉縣。條利害上使者。遂建新化安

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章惇。分立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修湖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康熙四十三年。以箕邊紅苗地立乾州廳。鳳凰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綏廳。嘉慶二十一年。立晃州廳。皆不詳。

臺灣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亥步所無。本非揆要乘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倭寇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邇澎湖。於是澎湖設戍。澎湖由西嶼入三十里曰娘媽嶼。可泊舟。有銃城。天啓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皐用閒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穩澳增築城守。議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漳泉皆可憂。北港在澎湖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皆爲紅夷所據。

謹案。雞籠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四更。

黃宗羲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招飢民數萬。載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芟舍開墾。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

余文儀臺灣府志。蔡世遠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云。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海。南

直粵之東海。北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繁滋。果櫰嬴蛤流黃水藤糖蔗靡不充餘。固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綫尾。水淺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顏思齊引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爲巢穴。傳三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龍降。注云。閩素有紅夷之患。紅毛夷卽荷蘭國。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皇清職貢圖云。咖喇巴本瓜哇故土。爲荷蘭所幷。

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噶喇巴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爲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瓜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

四裔考荷蘭傳。臣等謹案云。荷蘭雖占踞噶喇巴。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其故號。以著聖化之遠云。

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曆間。嘗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主教。與英吉利同。明萬曆中。侵呂宋。泊香山澳。入澎湖。據臺灣。時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

喇巴合將據澎湖求貢市明發兵擊敗之崇德二年復爲明將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灣
謹案澳門紀略荷蘭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璉而此云與英吉利同蓋指居噶喇巴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本荷蘭屬國今侵占荷蘭地
臺海使槎錄云前明紅毛入犯中土肆行焚劫又復句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壖騷動
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
明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噶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卽荷蘭一曰紅夷一曰波斯胡在臺灣極西善貨殖無遠不至昔遭風至臺則以牛皮之說誘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謹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略云倭不與西洋通市其噶羅巴馬頭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又埋邪穌石像於城闕以踐踏之杭州府志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衞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不蹈天主像者罪至不赦二文所稱天主像石銅雖異要之跪像則一也天主竟不能爲禍至安南見西洋

船。卽以札船及礮勦之。蓋懲淳泥噶喇巴臺灣之已事也。

小厓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放生息。千百成羣。牡閹外腎令壯以耕以輓。

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長夜。留番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卽昏黑。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談。不以爲愧。故亦著之。以上爲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逋夷賦。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賜敕諭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爲亞甲必丹物馬絞極僻在西陲。海洋險遠。虔修職貢。朕甚嘉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國甲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逮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

余文儀志引臺灣志略云。鄭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爲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既而成功舟由是港進。

幸存錄云。臺灣城亂石疊高數丈。用火煆之。堅不受礮。鄭氏於城外高山塞其水源。紅夷乞降。

黃宗羲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灣。臺民導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貫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困。成功

從之。紅夷乞降。

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困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焚之。乃遁。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蹙。乃覬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爲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爲盜時屯於此。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舟抵鹿耳門。阻風濤。不得入。潮驟長丈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紿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據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之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

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丈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爲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搗大兵既入。兩島之賊爛焉。

謹案。兩島、謂金門廈門。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成功死。其妻董氏復立其子錦。

楊捷平閩記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議覆

福建巡撫吳興祚具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卽貿易。如有順風。卽令發回。又稟必得覓一空閒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敕。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敕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身在地方定議具題可也。

謹案。荷蘭助攻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卽請於閩覓空閒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爲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海中。東西距一百餘五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蕃。明天啓初。日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龍附之。其後爲紅毛荷蘭夷人所據。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臺地。逐荷蘭夷居之。僞置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月。臺灣降。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乘大霧襲之。水驟涌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鄰漳南鄰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南通琉球邏羅呂宋荷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鍇元尾蕉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僞官陳廷輝往淡水雞籠采金一老番曰昔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氏踵之爲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海不揚波皆臺灣捍禦之力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諭武殿試讀卷官曰後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並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爲措置也

謹案紅毛、謂荷蘭西洋、謂佛郎機噶囉巴在臺灣西二百九十一更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巽方經謝崑山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更其地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有呂宋噶囉巴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卽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令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謹案.南洋開閉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海壇鎮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爲閩縣五虎門.南爲泉州惠安之崇武港.南爲同安金門鎮.又西爲厦門鎮.又西南爲潮州饒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爲惠州海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棄留利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人矣.故鄭芝龍爲海寇時.倚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破走之.今退伺於噶羅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乘隙以圖.一爲紅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得地數千里.其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爲蠱惑.沿邊諸省.斷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齊召南水道提綱云.臺灣懸居海中.北自雞籠城.沿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嵌竹塹中港後.龍吞韶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東至鳳山.有水口二.南至沙馬磯千餘里.西北爲鹿耳門.西爲安平鎮大港.西北隔海爲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澎湖西北至厦門三百餘里.

澳門紀略跋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患豫防。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佛郎機若大呂宋若意大里亞。皆工器械。驚利耐遠賈。沿海而東而南。用越國鄙遠法。占地開墾。置敍跋戍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曆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恃巨礮大舶。意大里亞放其礮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釀鬼。逐紅毛。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窩綫。呂宋實佛郎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畜盜。自底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蘭既幷淳泥噶囉巴。又與佛郎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又畏意大里亞遏其前。佛郎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郎機取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

海上警非盜使外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佯爲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爲淳泥爲噶囉巴爲瓜洼爲英吉利爲瑞爲漣佛郎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爲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而今英吉利日強西幷米里幹東幷望買打拉者阿英假滿答拉沙明雅轄徹里庚新埠莽孤蘆舊柔佛又東南越海幷俺門倘佯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竟兩王於此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爲天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爲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徹君爲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徹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眞爲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爲民居設重鎭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冬十一月

府州縣同名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請換印時冠以省名鑄給太平府（安徽·通州·直隸·江蘇·趙州·直隸·雲南·開州·直隸·貴州·永寧州·山西·廣西·寧州·江西·甘肅·忠州·四川·廣西·清河縣·直隸·江蘇·廣昌縣·直隸·江西·建昌縣·直隸·江西·唐縣·直隸·河南·龍門縣·直隸·廣東·宣化縣·直隸·廣西·安平縣·直隸·貴州·新安縣·直隸·廣東·西寧縣·直隸·廣東·甘肅·東安縣·直隸·廣東·湖南·新城縣·直隸·江西·浙江·山東·寧海縣·浙江·廣寧縣·屬盛京·東·桃源縣·江蘇·湖南·甘泉縣·陝西·江蘇·山陽縣·陝西·江蘇·華亭縣·甘肅·建德縣·浙江·安徽·鳳臺縣·安徽·山西·太和縣·安徽·雲南·懷遠縣·安徽·廣西·陝西·定遠縣·安徽·雲南·四川·太平縣·安徽·浙江·四川·新昌縣·江西·浙江·樂安縣·江西·山東·樂

平縣。江西・德化縣。江西・龍泉縣。江西・安仁縣。江西・瀘溪縣。江西・長寧縣。江西・石城縣。江西・興安縣。江西・石門縣。湖南・會同縣。廣西・三水縣。廣東・海豐縣。山東・長樂縣。福建・永福縣。福建・長寧縣。福建・興寧縣。福建・永定縣。福建・永寧縣。山西・鎮平縣。河南・咸寧縣。陝西・安定縣。甘肅・安化縣。湖南・大寧縣。四川・永安縣。廣東・永福縣。廣西・陰縣。山西・平縣。山西・東鄉縣。四川・昌化縣。浙江・鄉縣。山東・新寧縣。湖南・安化縣。貴州・陽縣。湖北・石泉縣。四川・遠縣。甘肅・清平縣。貴州・寧鄉縣。湖南・寧遠縣。湖南・皆隔省者。同一省。則江西吉安廣信二府皆有永豐縣。稱吉永豐、廣永豐。今廣永豐改廣豐。直隸通州爲屬州。江蘇通州爲直隸州。江西寧州爲義寧州。山西樂平縣併入平定州。直隸新安縣裁。

癸巳存稿卷之六

喀爾喀伊犂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等。疏請恭上尊號。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是聖祖眞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和。致召外患。爲厄魯特所殘滅。聖祖爲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爲臣僕。伊犂厄魯特自噶爾丹滅後。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背恩恃衆。累世侵擾。至達瓦齊昏弱失部衆心。四衛拉解體。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高宗眞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倡亂。四部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三部汗。其地萬餘里。今爲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姪阿拉布珠爾。自藏來歸。時土爾扈特與伊犂爲仇。北依俄羅斯。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訓。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犂。斷不可許。爾止言我皇上惟願天下萬國安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卽代奏。亦斷不許。又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下人伺候不周。須代隱藏。不可令其官長得知。是聖祖仁覆萬國。遠過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高宗納之。至今爲牧圉。得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爲亘古所無。皆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臻於厥成。武功焜耀。要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卽開國亦然。太

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兼弱攻昧。理勢宜然。迨兼九部。則明人必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太祖屢言明國欺陵太甚。其力戰以無可奈何。薩爾滸之捷。規模始定。迨七大恨既申。定鼎瀋陽。太祖太宗聖意。止欲盡撫蒙古。與明爲鄰國。太宗聖德淵沖。天命十一年十月。與袁崇煥書。天聰元年正月四月。兩與袁崇煥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二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議和。皆不荅。三年十月。破紅山口。十一月。克遵化。與巡撫書。又不荅。於是由薊州三河通州進薄燕京。克良鄉固安。圍內外城。十二月己卯。班師。留書二。一德勝門。一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滿洲國皇帝號。毋自製國寶。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使明製印。明又不從。至是議和。又不荅。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遺書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遂班師。又不荅。五年十月。與祖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宣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明崇禎帝書。皆不荅。七年六月。與明崇禎帝書。八年四月。作書議和。令朝鮮轉達。七月。次宣府。八月戊辰。至大同。與代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月。與喜峰口潘家口薑家口大臣書。皆不荅。崇德元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延慶過清苑。至安州。克十二城。三年正月。與宣府書。議和。不荅。八月。兩翼伐明。九月。右翼自牆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征松山。三月庚辰。捷。而兩翼兵亦捷。左翼由通州分兵。一由運河。一依山。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清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繞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郡王一。四月。師旋。七月丁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荅。五年九月。睿親王松山捷。十月。鄭親王錦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松山捷。七

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錦州。明帝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杏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爲後來諉過地。君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太宗實欲爲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證也。且諭以來往書式。明帝二臺朕一臺寫。而明君臣無敢主其事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爲奉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牆。自薊州至兗州。克城八十八。八年六月。師旋。九月。寧遠捷。順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壬申。吳三桂以明亡來乞師。己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睿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宣捷。七月癸巳。以遷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乙亥。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卯朔。御皇極門。今太和門。詔以燕京爲京師。遂定天下。

阿拉善

東華錄云。康熙十七年五月。厄魯特濟農爲噶爾丹所敗。闌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

謹案。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之亡。在康熙十五年。噶爾丹於十六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刀。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魯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上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補。情詞哀懇。姑免此一次。嗣後毋違

法肆擾自干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來朝。上賜晏賚以優禮之。乙亥。上諭巴圖魯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顧實汗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併吞其衆。頃者。爾爲噶爾丹襲破。奔來邊境。將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卽寬宥。今若徙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遵。特念爾祖爾叔。故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袞布阿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自爾身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於寧夏甘州邊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賀蘭山陰。自甘州之鎭番塞口。至額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里爲界。三十六年。奏願以所部編置佐領。爲旗一。

兵考蕃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住河套西。在寧夏涼州甘州邊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

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地方。康熙三十六年。封巴圖魯額爾克濟農爲多羅貝勒。

謹案。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詳雍正三年。

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巴圖魯額爾克濟農和羅哩子玉木楚木。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四十八年巴圖魯厄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襲貝勒。
又云六十年玉木楚木長子沙丕多爾濟襲輔國公。
謹案考有五十三年二月玉木楚木子襲輔國公未詳。
又云雍正元年沙丕多爾濟以軍功晉封固山貝子是年其部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
謹案阿寶、沙丕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榷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鹽務官。怡親王允祥等議覆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稱臣在西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寧軍民賴食此鹽臣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寧通判移駐管理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鹽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謹案此阿拉善王南徙之事諸書或云阿蘭善或云阿拉山或云賀蘭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爵封茲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阿拉善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言之雍正元年平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顧實汗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碩特二十旗皆顧實汗後又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特二旗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番族西南及康衞南通四川雲南矣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出察罕鄂伯圖下流爲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渺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

忽蘭爲紅。甘肅通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番。陽屏西夏。延亘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爲賀蘭。故以爲名。其山從首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案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剌山之東。吉蘭泰鹽池之南。輿地考以其嘗遷博羅沖科克。不詳命名之義。及博羅沖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厄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非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坐事降貝勒。

又云。九年十二月。以敗噶爾丹策楞。復阿寶多羅郡王。

又云。十年正月。古木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

又云。乾隆二年。古木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襲貝子，是年。沙丕多爾濟卒。其從弟袞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

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公。

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準部從軍。晉多羅郡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贊。渭陽所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

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軍功晉親王。

謹案。是年平烏什亂。

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

又云。三十二年。袞楚克子多爾濟色卜騰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山西幕客所集）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與山西巡撫農起會奏鹽事。農起奏片言。蒙古現在積存鹽斤。以有餘補不足。兩有裨益。諭以此係周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再議。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茲阿桂和珅復調阿拉善兵七百名。兼程赴蘭。協同剿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圖克圖。卽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

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巴爾襲親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石峯堡回匪滋事。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在大兵後策應。圍柵時。在卡隘外。

御製遲速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卽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城。雍正間。遷阿拉善王於博羅沖可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卽以定遠城

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云。賀蘭山厄魯特東至陝西寧夏。西至甘州。南至涼州各府邊境。北至瀚海。袤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晉政輯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水運以臨縣爲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造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石、共計二萬八千斤。石七百斤。運至山西。例食口鹽。各地方販賣。

謹案。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各有官鹽土鹽口鹽番鹽定地。山西口外。又有鄂爾多斯旗。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賀蘭山近。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許偷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爲之禁。五十六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較廣。然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地也。其阿拉山鹽行山西者。年額二萬石。石收銀四錢。共銀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陝甘帶兵總管長齡奏稱。遵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爾。率領原兵。仍回游牧。

謹案。時剿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諭。新襲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著加恩承襲扎薩克親王。卽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年

班。或於木蘭召見。再賞差使。

京報。十年五月諭。阿拉善鹽應減運四百萬斤。

謹案。阿拉善鹽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回時減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泰鹽池歸充公用。

謹案。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京報。十二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住房充公。作爲吉蘭泰鹽務磴口運判衙署。（磴口・甘肅地・）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諭加恩卽照從前八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示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月。甘督奏。吉蘭泰鹽池歸官屬寧夏道兼管。其坐商由甘肅招充。運商由山西招充。所有恩賞阿拉善王銀八千兩。亦由鹽政另領。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拉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者。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則定矣。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諭曰。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爲之屏藩耳。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聚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年十月。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奏。俄羅斯國遣使來學侶徵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撒納特衙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積蒐輯。竟得書一百八十七條。草野討論。亦云富矣。問之館中寫書者。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二。有俄羅斯地方分界圖一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圖一幅。紙本。縱二尺五寸。橫三尺七寸。內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錄、前雖有輿圖。而大略不詳。水道提綱、則界之又難。海國見聞錄、僅依荷蘭英吉利一隅。亦非其眞也。謹案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測北極高下東西。俄羅斯地南面近我卡倫者。亦略可見也。其四裔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爲後。順治時。遺漏太甚。聖祖平定羅刹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例刪之。今禮部所刻則例。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京文館（東華門外北池街西。）月費人制錢三千文。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之始起。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爲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自署俄羅斯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推之。當南北朝癸酉歲。爲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刹。西域見聞錄、亦言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回部傳聞亦合。明時西夷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落侯。四裔考俄

羅斯傳因之。且言俟乃俟之形誤。斯則俟之聲轉。檢魏書。太平眞君四年。烏洛侯入貢。在太和癸酉前五十一年。時俄羅斯尙未起。順治十二年。世祖賜之勅。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無使命達中華。則不得有魏時入貢。亦不得如張玉書文貞集、言順治十二年貢使至也。且魏時烏洛侯必非俟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渾國。並云蓋後魏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是侯渾護同一對音字。不應就中國字形嬗爲俟。復轉其音爲斯。以就西夷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俄羅斯當魏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噶林謂圖里琛曰。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番瓦什里魚赤。始稱汗。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山托波爾阿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蘭楚思諸國爭取控噶爾汗地。是其國元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里志後西北地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諸王莽賚叩擊欽察。因服斡羅思。卽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赤。今對音卓沁者。分封西北。自京師驛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蓋有今時俄羅思地。非卽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紀略云。阿羅思卽古大食。爲元太祖之弟所滅。卽以封之。號察罕汗。襲之鑰後出塞錄云。阿羅斯爲元世祖長子之裔。皆非事實。龍沙紀略又云。康熙丙申。彼國來互市。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貞集。全祖望鮚埼亭文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國表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者俱異。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卓沁。

非元初卓沁滅俄羅斯也。其第一汗。亦非察罕汗。其稱年。上積太古。如康熙十二年。土魯番稱千八十三年。康熙十八年。意大里亞國王阿豐肅稱天主降生千六百七十四年。明史瓜哇傳。明鄧士龍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亦記宣德七年瓜哇國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各有所沿。難以中華例言也。其都記由莫斯克窪斯科、三皮提里普爾。蓋直史記奄蔡東北。四裔考言魏爲烏洛侯。唐爲骨利幹黠戛斯。元爲吉利吉斯昂可新。特言所兼併地。非言其本國。其先所居。當在今右哈薩克部之西。今右哈薩克古大宛地。部內有塔失干。則魏石國地。北史西域傳。言石國居於藥殺之水。唐書亦言石有藥殺水。在大宛北部。又言有怛羅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大唐西域志。亦言有阿素洛咀羅私赭時國。老學叢談亦言塔剌思城。莽賚叩之師亦言幹羅思極西也。其後始至東北。王世貞弇州史料。言王同祖任司業。以元裔歲大入殺掠。上書請捐數百萬金。以閒遞北荒外之部落。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蓋俄羅斯時方漸盛。及其後。又拓東南侵黑龍江。兼併布拉特兀良哈。而自康熙二十六年以來。服我列聖威德。不南侵一步。亦可謂審於天時地利者矣。是以君子樂道之也。其地東至海。西至海。北亦至海。沿海小部。皆其屬國。雍正初年。又嘗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卽控噶爾之王庭。而務魯木之喇嘛咒毒蟒以禦之。則其地西南接五印度。佛書言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爲中。崑崙東及東南東北者。中國爲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爲一大國。崑崙北及西北者。洪豁爾爲一大國。洪豁爾亡。其地入俄羅斯。而揆敍隙光亭雜識。言烘克爾國卽都兒克俄羅斯。嘗入貢。管幹珍職方志。言控噶爾回城千四百餘。在俄羅斯西北。馮一鵬塞外

雜誌言纏頭回子之富強而以準噶爾當過俄羅斯及纏頭回子云云七十一西域見聞錄以俄羅斯西南圖里雅斯科之控噶爾汗當洪豁爾全部且云在俄羅斯北其地十倍俄羅斯亦失實矣唐會要四夷附錄云鴻臚卿王忠嗣案西域圖羅刹支國其北陀拔恩單東都盤西沙蘭南大食羅刹支是其人之稱蓋依於石隋書羅刹在婆利東屬南蠻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太平廣記引國史纂異云林邑貢火珠得於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紅毛之黑鬼能沒水唐人亦謂之崑崙其他海陬惡物以羅刹惡佛佛亦惡之故凡人物惡者皆謂之羅刹嘉慶十年十一月粵海關監督奏路臣商人至路臣卽羅刹對音羅刹者如中國自言華人耳實則羅刹乃其部人自稱之名閻若璩潛邱劄記謂俄羅斯必非羅刹譏京師貴人爲不考是讀書而不明理也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誕誕道人也則指羅刹之天主教言之而楞嚴經卷九云四種阿修羅一鬼趣一人趣一天趣一畜生趣翻譯名義集選云夜叉或名藥叉舊名閱叉又云勇健亦云暴惡或云貴人鳩摩羅什曰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在天羅刹此云疾速鬼又云可畏或云羅叉此云護士若女則名羅刹斯此皆僧徒狂談非其本義俄羅斯皆羅刹其國有出使喇嘛及有住京喇嘛異域錄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四日使臣謂托波爾噶噶林曰爾商人乞准送能通經典之人中國大臣代奏皇上恩准所有行教番僧外科良醫我等自土爾呼忒回可以攜去噶噶林曰番僧見在預備醫士已往莫斯克窪調取學校考云雍正五年俄羅斯國遣其官生魯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卽舊會同館設學四裔考云雍正五年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

等。官給養贍。願回者聽。國子監則例（乾隆三十六年六十年兩次所修本皆同）云。雍正六年。俄羅斯遣子弟入學。（此俄羅斯人・會典國子監・鄂羅斯學助教二人・掌分教鄂羅斯子弟・又內閣・俄羅斯學則八旗學生二十四人・學俄羅斯語・爲番譯者・）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滿漢話學生。送庫倫辦事大臣代奏。（本四齋考乾隆四十六年奏書・）其學蒙古接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良醫取之舊都。而番僧由托波爾預備。蓋以西畢爾寄居蒙古爲之。泰陵聖德神功碑。言厚俄羅斯國人之賞賚。聲教漸被遐荒。指此事也。不信佛而能兼用佛。異域錄云。其國用天主教。歸附之人。聽各從其教。蔣友仁地球圖說。謂其國流傳天主教典及聖賢傳記。然亦非天主正教。蓋以其使人學喇嘛也。嗔妒忿狠。豈不悖哉。羅刹卽古之羌。盛京通志。物產蔬部阿羅素菰注云。俗呼老鎗菜。禽部千里紅注云。喜食蘇子。俗呼蘇雀。黑龍江稱爲老鎗雀。出俄羅斯地。其以俄羅斯爲老鎗。卽老羌對音。方拱乾絕域紀略云。邏車擅鳥鎗。譌爲老羌。蓋不知對音之義。其云蘇雀。卽阿羅素雀急呼。秦漢羌在西方。其瀕海以北。不能知也。吳兆騫秋笳集。巴大將軍東征邏察詩注云。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後集云。康熙甲辰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師東伐。流人強壯者供役軍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是雅克薩羅刹自稱爲羌。又自述起烏孫。今或云漢之丁零。丁零亦羌也。其人近西海者紅黃髮。亦謂之紅毛。見海國聞見錄。其地直與安嶺之北。楚庫柏興之色楞格河東岸。烏的柏興之西北。及柏海爾湖與鄂遼汗洲。皆有蒙古人居之。至厄爾庫城。始少蒙古人迹。聶謝柏興西北。有鄂斯提雅蘇克。別一種類。又有布剌特索倫人。又有康熙五十年間。西洋被擄將軍雅納爾。又託波爾城西。額爾濟斯河上。有庫程汗所遣人。俄爾斯號之曰塔塔拉。元太祖初起時。卽旁

收塔塔拉部今其人亦歸俄羅斯有入天主教者。其不入教者。自供佛像。其圖又有西費雅斯克人。索里喀木斯科西北四百餘里之改郭羅多。有別爾馬鬾人。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如中國腹裏之有苗種。索羅博達地有西費雅斯科人五千餘戶。皆西畢爾斯科所屬。其西則喀山。喀山斯科城外有車爾米斯人。皆削髮。言語殊異。又西南八百里額濟爾河。（亦作額爾濟納。）爲土爾扈特游牧。土爾扈特亦有居近喀山者。其喀山東南馬行七日。約千二百里。至塔爾斯科。又東南行十四日。約二千五百里。爲託木斯科。爲衛拉特哈薩克拉哈爾巴接壤處。有塔塔拉回人巴拉巴忒人雜處。見異域錄。其地直中國西北。有黑睛人。見西北域錄。是與唐時戛點斯相類。古堅昆地也。亦俄羅斯所併。額爾濟納河北有土爾扈特五十萬戶。烏巴錫所遺者。見西域見聞錄。今雅爾地斜接俄羅斯託木。則額爾濟納河至伊犂所展卡倫。不過五千里。我使臣所經索里喀木斯科。爲其國莫斯克窪斯科舊都運鹽之處。自改郭羅多至莫斯克窪。不過二千二百餘里。我使臣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出都。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京。赴暢春園具疏稱經其國南境兩斯科。行百七十餘日。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來。高宗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注云。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至。則來程已二年餘。或由其都城畢使事而後來也。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致撒納特衙門。索阿睦爾撒納。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已得信回。自我都城至彼都城。往返僅百餘日。蓋急遞也。阿、額、斡、鄂、俄、羅、儸、邏、洛、路、勒、斯、蘇、索、素、羅、剎、邏、車、路臣、皆對音字。茶餘客話云。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余謂此對音字之難也。今有常言。使山東人以對音別字書之。山西人即不能解。

三傳人名地名多不同字。蓋其驗矣。丙寅八月。

羅刹

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陵佛。並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眞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丘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爲不考。閻蓍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羅爲刹。何得謂之定非也。

書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卽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事實。其言土爾扈特背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西人多謗土爾扈特者。所聞眞僞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南來。由伊啓之。越數日。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阿布賚領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立打仗。部衆散失。今自奎屯聚衆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聞錄所敍略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犂。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尙衆。又當計無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

事不爲衆曉。徒以烏巴錫沙（即烏布）棄俄羅斯而來。其部衆不思勤儉立業。偸盜賣姦。爲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四衛拉特者。綽羅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而綽羅斯最強。土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和鄂爾勒克。與綽羅斯特汗巴圖魯渾台吉不合。遂攜子書庫爾岱青以衆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河南馬努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棚楚克。渾台吉壻也。生阿玉奇。渾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拜佛。還經伊犂。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碩特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扎布。車臣汗長女嫁渾台吉子噶爾丹。噶爾丹殺車臣汗。占其部。車臣汗孫曰羅卜藏袞布阿拉布坦。來歸。聖祖賜以河套游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噶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兄也。車臣汗亡。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噶爾丹死。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犂。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爾率衆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闌之。不得歸。康熙四十三年。亦來歸。聖祖封以貝子。編一旗。居青海。謂之額濟納土爾扈特。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爲所羈。阿玉奇夫婦兄妹子婦及部衆皆戴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聖祖鑒其誠。使圖里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妥勞請使者。使者之歸也。阿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獻而阻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得。所仗者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

汗故晏使者並多餽遺。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沙克都爾札布嗣。沙克都爾札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爲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默啓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搶伊犂之故。其部衆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能直受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爲大也。車伯克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袞札布之後。今封親王。當圖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敦多布進大皇帝鳥鎗一杆。使者問。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爲大皇帝禮佛。祝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札爾。以乾隆三十九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岐視。而土爾扈特獨蒙惡聲。故詳檢官私著述。爲訂證之。

荷蘭

荷蘭今多併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貢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香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洛居及淳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赤嵌城也。其地在東南海中。我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寧。被剿。復入海。日本人唆成功取臺灣地。舟師入鹿

耳門。荷蘭敗去。既而聲言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熙二年。荷蘭國出海王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逆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頒敕諭二道。遣禮部官員筆帖式齎賞賚銀緞前往。同該督給付荷蘭國人帶歸。亦以荷蘭與鄭氏深仇。故因用之。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攻取二島。時鄭成功子鄭錦自漳泉敗。遯入於海。而廈門金門猶爲所據。上厚集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襲者曾用荷蘭夾板船得捷。（謂三藩之役）故復諭荷蘭助剿。乙亥。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檄荷蘭迅具舟師。務令如期而至。三月庚戌。上以荷蘭舟師爲鄭錦所阻。音問不通。宜卽進剿。不必俟彼師至。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灣府。蓋卽明周嬰東番記所言之臺員。而荷蘭偏師據之。既爲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居及淳泥。又以鴉片煙誘噶剌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役其人。其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出海王者。其國分出之衆。與意大里亞持世王之居廣東香山澳者同。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五年八月。荷蘭入貢使臣言其國與俄羅斯接壤。聖祖諭爲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蘭本在西北而遠戍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貢道初由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注釐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釐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入貢。龍元英文昌雜錄云。主客所掌諸番。南方注釐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

詩集注云。注聲鸚鵡。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趙汝适諸番志及宋史外國五。並云注輦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使者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至占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郎山。又二十晝夜至廣州之琵琶洲。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以知爲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云西至天竺千五百里。與劉敞言舟行半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明時西洋人語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趙彥衞雲麓漫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輦國。元史謂之俱藍國。云俱蘭與馬八兒足以綱領諸國。俱蘭又爲馬八兒後障。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自泉州至其國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今語。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曰瑞曰璉者。尙蘭幷之。今其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番說注輦未能詳。故附識之。嘉慶甲戌三月朔。書於拜斗殿寓舍。是日新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管子輕重乙篇。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藝文類聚及開元占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引尸子。廣雅釋地禹所治地。並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引考靈曜。地之四遊升降。應廣厚三萬里。有始覽、地形訓注。並云子午爲經。東西爲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經緯本織言之。人南北坐立。經自屬南北。緯自屬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戴

東原云。此古今通義。西洋人故反之。以變亂名物。爲艱深也。其四極。則有始覽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訓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知。注引詩舍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引同。占經又引河圖括地象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長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厤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橢長。文子云。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橢長也。天問云。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而地東西衍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稔何條屬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圜則九重。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爲月天。二辰星。三太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恆星。九左旋天。案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足寫本）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此最通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謂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巫咸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爲月食星。星見。爲星食月。開元占經引姜岌渾天荅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暅云。星宿有時食月。在

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爲其疎也。

天門

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度鑿云。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愼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第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雪賦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巳也。藏陰於巳也。此渾天所不說。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暗曀。行南時大暍。行北時嚴殺。此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煦。燭龍卽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又別有燭龍。文選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楚詞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梁四公記（太平廣記八十一）云。魏杰曰。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

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鐵圍山。當卽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渾。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渾宗。亦可怪矣。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

歲星

保章氏注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甘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尙全。漢書律曆志。已言歲星所行。依左傳。卽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疎。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天三百六十度之三十度又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五強。

攝提

大戴禮用兵云。桀紂亡。暴曆失制。攝提失方。盧辯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尙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也。史記曆書云。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漢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皆言曆失。不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月氣不相應。開元占經五星相犯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衡。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

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曆書攝提無紀。集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李尋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占經歲星名主引石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爲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歲星行度並引甘氏星經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婺女。則攝提爲太歲。與歲星爲二。韓非子飾邪篇。亦分攝提歲星爲二。而石氏有攝提六星占。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高誘王逸卽摘攝提爲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以紀歲。凡五義。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爲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義同。蓋以寅爲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生於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持攜萬物。使之至上。則兼明古人名星攝提之義。凡古訓皆有由起。可爲寶貴。

日月古證文荅宣城張徵士炯

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宜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並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日爲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踆烏。注云。踆、蹲也。說林訓云。烏力勝日。而服於雕。禮能有修短也。言烏在日中而見。注云。雕、禮、爾雅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閒靜時晨鳴人舍上者。說文焉云。凡字烏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說日篇云。儒言日中有三足烏。充意非之。然以此知古儒說。開元占經。續漢志注。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烏。廣雅釋天云。日一名陽烏。五行大義云。三足烏者。陽精。其言僕呼。俗人見僕呼似烏。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熯內陰。象烏也。山海經云。黑池北有陽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枝皆載烏。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中九烏皆死。此日烏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詩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兔也。乾鑿度文同。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演孔圖云。蟾蠩、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詘合陽也。中氣似文。象陽動也。兔之言僖僖呼呼。温煖名也。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筴列傳。孔子云。月爲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蟆。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詹諸。注云。月中蝦蟆食月。楚辭天問云。顧兔在腹。注云。

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而顧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月中有蟾蜍。論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兔蟾蜍。順鼓篇云。月中之獸。兔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者何。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大唐西域記云。波羅尼私國三獸堵兔。爲帝釋入火。帝釋除燼收骸。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正理門論曰。佛昔作兔王。爲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故也。案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兔王經第三十一。其取骨置月。晉時有此說。此兔與蟾蜍古義也。晉傅咸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與福降祉。此白兔擣藥古義也。謂蟾蜍卽嫦娥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文選遊仙詩注引許愼注云。恒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儀、恆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纖阿、月御也。索隱引樂彥云。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度數。躍入月中。因爲月御。此蟾蜍、恆娥、虛上夫人、纖阿古義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安天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復生。佛書因本經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中。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姚秦佛陀耶譯長阿含經云。以閻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

影。積字樓炭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閻浮提。高四千里。枝映二千里。影現月中。酉陽雜俎云。須彌山南面有閻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此仙人、桂樹、樹影、吳剛、古義也。或曰仙人爲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道經一作戒經。案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人。當是丹中仙人。東漢人見戒經。當是丹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已古。元人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桂爲月中木。居西西金。數四。色黃。且開以秋。案其說不然。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又云。月桂黃而青蕊四瓣。又云。牡桂蒂紅黃三瓣。花白六瓣。皆開於春。所謂葩及木犀。則秋開。俗謂之桂。非月中桂。佛言須彌南大樹。蓋說文之櫸。崑崙河隅長木也。禮記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營之。文選史述贊注。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精爲日。地精爲月。周禮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故月上屬爲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地生月。精爲馬。續漢志注引靈憲云。月者。土地之精也。此地爲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品閻浮提音義云。正言瞻部提。瞻部者。香山上阿耨達池南大樹名。其葉上闊下狹。提者。洲也。洲形似

此樹葉。故取爲名。合之因本阿含。知樹影卽地影。酉陽雜俎云。或云月中蟾桂爲地影。空處爲水影。瑜珈論云。大海中有魚鼈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此地影水影古義也。何蓮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非物影。今以半鏡懸照而物象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知非影也。酉陽雜俎云。太和中一人言月形如丸。其影乃日燦凸凹處。夢溪筆談云。以木爲丸。半塗黑白。轉側視之。月晦明之形備矣。此圓凸古義也。其義或是或否。然古言實如此。吁。亦奇偉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聖祖御瀛臺澄懷堂。召見尙書庫勒納等。奏對畢。庫勒納請曰。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故何也。聖祖諭之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黑龍江地方日長夜短。日落亦不甚暗。謹案。夏至日長者。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夏至晝六十四刻。冬至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屯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一刻。阿拉坦淖爾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七刻。冬至晝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六刻計者也。明時百刻。京師冬至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刻。正統十四年頒大統曆。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晝長六十一刻。見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造書者私意擅改。今案。此事五行志曆志未知采論。而春分後日加長。秋分後日加短。實爲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識。南北里差。亦證渾天之妙。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燒羊胛熟。天卽明。此夏至也。冬至燒羊胛熟。天卽夜矣。道藏太平部太平經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域。分爲小部。日月

運照。莫不共之。而有明不明者。所處異也。此經爲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髀之義。但以東西言之。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武亦及之。又雜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極皆出地上。此於地圓不能通。又云。意大里亞西北四國。南界冰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一年爲一晝夜。則荷蘭人言之。夫日晝在南。則夜必在北。卽橫行地面。九日卽有高下。一年半年爲晝夜之說。渾天所不能通。且西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請以質之。地球圓也。視圓物者。一線相直。卽見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頂。日輪光射地球。必過地球之半。如此。則月朔及月食既。皆當有明如環。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年爲夜之事矣。故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蓋天也。

古刻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二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士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又云。商、刻也。三商、舉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爲昏。日出前三刻爲明。與蔡邕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呂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開元占經王蕃渾天象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其

增減。則鄭注考靈曜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略言之。蓋古法如此。書正義以鄭爲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矣。

堯典刻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詩東方未明正義云。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減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注此書。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注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漏五十五刻。王肅難曰。知日長之漏減晝五刻。不意馬融已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夏至夜刻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肅之此言。獨爲不妄。月令正義云。鄭注尚書。日中晝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略。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經者當增附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文志云。吳王蕃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曆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徑一。圜數贏三一四一五九二七。肭（從內不從肉）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

贏肭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大率徑一一三而周三五五。外十則內七。圜七一。方圓皆同。斜直則方五。斜七。圜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割圜六宗三要。用以爲率。開元占經引沖之言。徑一不啻周三。大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比贏數猶贏。且卽陸績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奇。恭讀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諭大學士九卿曰。朕觀圜三徑一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圜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邪。徑一圜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小數

升斗小數爲合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穜粍秒。以十遞減。法碼小數爲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溟涬清須淨。以十遞減。又有糢糊等。長短小數。寸分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參差互求。則愈析愈多。如天體整度。則度爲三千六百秒。秒又析微纖忽芒塵。六十遞減之。小數猶當別立率。始能求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析粒析毫而計之。且無可計也。康熙二十四年。議修賦役全書。及給由單。刪去抄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民實無所加。蓋抄絲以下。非權量所能較。徒滋簿書飛洒駁查之弊也。二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並地下數以釐爲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知。銀數以毫爲斷。米數以勺爲止。

積元

漢書律曆志。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紂後一百二十

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曆志。蔡邕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曆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辛卯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丁丑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算上求。置算不同。故積元不同。郎中馮光、沛相掾陳晃、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咸熙二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百四十五年。當依乾鑿度。接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是六字誤也。宋人謂所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談。宋史韓顯符傳云。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五十七年。專依皇甫謐等言。不足信。開元占經九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開闢天地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矣。

周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爲元者。乃周正朔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合日月。必以三合爲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十萬年者。朱子注孟子離婁引其說。毛氏奇齡以爲大錯。言凡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聞造憲先置閏者。毛習聞夏正起正月甲寅朔旦立春。則不先置閏。若周正起

中氣。安得不先置閏。先置閏。所謂歸餘於終。終則有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周人說周法。至爲顯確。何須毛氏聞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顓憲。不得周魯之旨。唐御刪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資革變。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石經御刪定禮記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璧中。斗建寅位之初。其說誠是。寅正寅朔。則所謂履端舉正者與周同。而歸餘則與周法異也。

恆氣論

恆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胄元等。於三道進退。言之較詳。其合朔。用何承天三大三小。則委婉陳之。儒士星翁。兩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創定氣定朔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以定氣定朔名其法。又別古法名曰恆氣平朔。前史無恆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髀算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衡。第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青道赤道白道黑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足證蓋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緯及古憲。皆言度四分。今推恆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簡。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嬉文。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靑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志已有此說。案續漢志。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洛書乾曜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蓋天第四衡爲之。其迹可案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尸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小分增於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雪。立春與立冬。長短分不齊。則九道之效。熹平時馮光陳晃言。朔與憲。癸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大及三大二小之漸。至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邕及之。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五行各王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卦驗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爲節。十五日七分爲氣。凡日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爲法。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說有不相通者。緯已言之若此。若必執五日爲恆氣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古人無是說也。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案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元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文類聚引河圖挺佐輔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祓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仗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辜。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元女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於帝。帝驚悟。求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黃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大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元狐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即召問風后。置壇祈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佩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案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及御覽。並引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遁其甲。故曰遁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裏。案說苑云。黃帝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帶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篇題正義引元命包

云。鳳皇銜書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正義引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置帝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合誠圖、錄運期云。黃帝游元扈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有鳳皇銜圖以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御覽四十三。九百十五。作合誠圖。二百九作緯。洛書錄運期。故兩著之。路史注作河圖錄運法。）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案乾坤鑿度河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緯非文。而後風后演云。太一天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地之鉗奧。神謨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極天幽。宋眞宗軒轅本紀云。元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刊本作百八。）名曰遁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案月令正義引有陰陽式法。言陰局陽局也。太白陰經云。經曰。俄有元龜巨鼈。從中水出。含符置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梯非梯。以血爲文。曰天一在前。太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六儀。爲陰陽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武經總要云。陰陽二遁。存諸祕式。則局各五百四十也。歌云。太公刪成七十二。案太一金鏡式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周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是太公之事也。歌云。逮於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爲精藝。案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有書授張良。見於古緯。黃石公書卽風后書。其爲遁甲無疑矣。軒轅本紀注亦云。漢張子房共向映一云四皓（四字係道藏本校文。）誤連寫之。議之。爲十八局。此歌語皆有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是午戌寅土合。與寅午戌火合。各視盛衰得時占之。五行大義云。土受氣於亥。生寅卯。葬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辰。然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合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又自有三合。與金木水比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李鼎祚連珠集論五行終始云。水系包在巳。木系包在申。火系包在亥。金系包在寅。止四行。無土。吳曾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生二浴三冠四臣五君六婁七病八死九藏十止十一渾十二育。卽今長生、沐浴、冠帶、官旺、衰、病、死、墓、絕、胎、養。舊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爲系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爲順。言止絕。非理也。淮南以藏墓爲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證之。可見。然則土當系包於卯。今星命家戌藏戊土。午藏巳土。是也。寅亦應藏巳土。而云藏戊土。爲失本義。術士又或以土三辰附寅午戌。又以木方克土。不能竝生。洪範五行之說。土生於申。陰陽選擇諸家。則言土寄生寅。因不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伏而長也。然則詩正義引詩緯汎曆樞云。大明在亥爲水始。四壯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不合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顓頊法時所推。就四孟比經義。土在四季也。高堂隆言土生未、盛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與三合異也。

九梁星

九梁、星名。見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開元占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民間亦盛行。太平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屬廉貞。祭時。見廉貞將軍。金甲執戈。長三丈。案其術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七名列之。而以子丑寅卯辰巳午子亥戌酉申未午十四生命。依次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吉。不全則行掩鎮。其咒甚鄙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圍人爲北斗本命星。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景盧夷堅志數有其事。

羅盤

羅盤近裏爲十二格。次爲二十四。次爲三十六。次爲七十二。次爲三百六十格。就外格彼此相勘。其線益直。方位益審。其舊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就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即得其位。嘗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由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異。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車上用之。以子內向。午向轅。置盤不動。針之所指。即車所向之方。舟行者。嵌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柁樓。與時行羅盤比校用之。其水路益準。覆驗門宅墓。但以子內向。尤易辨也。又見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盤。但以午向日兩牆無影。則針之所指。即其時刻。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闕從天。即是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後不傳此器耳。若以偏東偏西爲南。蓋西洋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

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可爲據。日月隨星躔出辰入戌。則中在未。天寺蓋在精舍東。僧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未位。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邪。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禧顯慶天度。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肺腸矣。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案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其聞夢之法。徑情直遂。而竟得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樞有淫邪發夢篇。占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帝長柳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檀弓。是其義也。列子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唐明皇自言夢見太上老君。宋眞宗則與其臣共言見神人。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靑衣人傳天策上將令。不可解矣。